

一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2
590.4

〔明〕凌濛初◎著

〔第四卷〕

一刻拍案惊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4—6

I. 二… II. ①凌…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18 号

Er Ke Pai An Jing Qi

二刻拍案惊奇 (四)

作 者: (明) 凌濛初

责任编辑: 徐 潜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615 千字

印 张: 4.7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4—6

定 价: 99.00 (全四册)

目 录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463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474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486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498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16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529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543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556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570
	侠盗惯行三昧戏	
第四十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592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诗云：

削骨蒸肌岂忍言？世人借口欲伸冤。

典刑未正先残酷，法吏当知善用权。

话说戮尸弃骨，古之极刑。今法被人殴死者，必要简尸。简得致命伤痕，方准抵偿，问人死罪，可无冤枉。本为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简，便有许多奸巧做出来。那把人命图赖人的，不到得就要这个人偿命，只此一简，已够奈何着他了。你道为何？官府一准简尸，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钱，跟官、门、皂、轿夫、吹手多要酒饭钱，仵作人要开手钱、洗手钱，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烧香钱、朱墨钱、笔砚钱，毡条坐褥俱被告人所备，还有不肖佐贰要摆案酒，要折盘盏，各项名色甚多，不可尽述。就简得雪白无伤，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就问得原告招诬，何益于事？所以奸徒与人有仇，便思将人命为奇货。官府动笔判个“简”字，何等容易，道人命事应得的，岂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伤简得出来，正人罪名，方是正条。然刮骨蒸尸，千零百碎，与死的人计较，也是不忍见的。律上所以有“不愿者听”及“许尸亲告递免简”之例，正是圣主曲体人情处。岂知世上惨刻的官，要见自己风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听尸亲免简，定要劣掇做去。以致开久殓之棺，掘久埋之骨。随你伤人子之心，堕旁观之泪，他只是硬着肚肠不管。原告不执命，就坐他受贿；亲友劝息，就诬他私和。一味蛮

刑，打成狱案。自道是与死者伸冤，不知死者惨酷已极了。这多是绝子绝孙的勾当。

闽中有一人，名曰陈福生，与富人洪大寿家佣工。偶因口语不逊，被洪大寿痛打一顿。那福生才吃得饭过，气郁在胸，得了中懣之症，看看待死。临死对妻子道：“我被洪家长痛打，致恨而死。但彼是富人，料扳他不倒。莫要听了人教唆，赖他人命，致将我尸首简验，粉骨碎身。只略与他说说。他怕人命缠累，必然周给后事，供养得你每终身，便是便益了。”妻子听言，死后果去见那家长，但道：“因被责罚之后，得病不痊，今已身死。惟家长可怜孤寡，做个主张。”洪大寿见因打致死，心里虚怯的。见他说得揣己，巴不得他没有说话，给与银两，厚加殓殮，又许了时常周济他母子。已此无说了。

陈福生有个族人陈三，混名陈喇虎，是个不本分、好有事的。见洪大寿是有想头的人家，况福生被打而死，不为无因，就来撺掇陈福生的妻子，教他告状执命。妻子道：“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财主些气，也是年该命限。况且死后他一味好意，殓殮有礼，我们翻脸子不转，只自家认了悔气罢。”喇虎道：“你每不知事体。这出银殓殮，正好做告状张本。这样富家，一条人命，好歹也起发他几百两生意，如何便是这样住了？”妻子道：“贫莫与富斗。打起官司来，我们先要银子下本钱，那里去讨？不如做个好人住手。他财主每或者还有不亏我处。”陈喇虎见说他不动，自到洪家去吓诈道：“我是陈福生族长。福生被你家打死了，你家私买下了他妻子，便打点把一场人命糊涂了。你们须要我口净，也得大家吃块肉儿。不然，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躲过了。”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无说话，天大事已定，旁边人闲言闲语不必怕他。不教人来兜揽，任他放屁喇撒一出，没兴自去。喇虎见无动静，老大没趣，放他不下。思量道：“若要告他人命，须得是他亲人。他妻子是扶不起的了。若是自己出名，告他不得。我而

今只把私和人命，首他一状，连尸亲也告在里头，须教他开不得口。”登时写下一状，往府里首了。府里见是人命，发下理刑馆。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惨刻的，喜的是简尸，好的是人罪，是个拆人家的祖师。见人命状到手，访得洪家巨富，就想在这桩事上显出自己风力来。连忙出牌拘人，吊尸简验。陈家妻子实是怕事，与人商量道：“递了免简，就好住得。”急写状去递。推官道：“分明是私下买和的情了。”不肯准状。洪家央了分上去说：“尸亲不愿，可以免简。”推官一发怒将起来道：“有了银子，王法多行不去了！”反将陈家妻子拶出，定要简尸。没奈何，只得抬出棺木，解到尸场。聚齐了一千人众，如法蒸简。忤作人晓得官府心里要报重的，敢不奉承？把红的说紫，青的说黑，报了致命伤两三处。推官大喜，道是拿得倒一个富人，不肯假借，我声名就重了，立要问他抵命。怎当得将律例一查，家长毆死雇工人，只断得埋葬，问得徒赎，并无抵偿之条。只落得洪家费掉了些银子，陈家也不得安宁，陈福生殁好入棺了，又狼狼藉藉这一番，大家多事。陈喇虎也不见沾了甚么实滋味，推官也不见增了甚么好名头，枉做了难人，一场人命结过了，洪家道陈氏母子到底不做对头，心里感激，每每看管他二人，不致贫乏。陈喇虎指望个小富贵，竟落了空，心里常怀快快。一日在外酒醉，晚了回家，忽然路上与陈福生相遇。福生埋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内，为你妄想吓诈别人，致得我尸骸零落，魂魄不安。我怎肯干休？你还我债去！”将陈喇虎按倒在地，满身把泥来搓擦。陈喇虎挣扎不得。直等后边人走来，陈福生放手而去。喇虎闷倒在地，后边人认得他的，扶了回家。家里道是酒醉，不以为意。不想自此之后，喇虎浑身生起癞来，起床不得。要出门来扛帮教唆，做些惫懒的事，再不能够了。淹缠半载，不能支持。到临死才对家人说着：“路上遇陈福生，嫌我出首，简了他尸，以此报我。我不得活了。”说罢就死。死后家人信了人言，道癞疾要缠染亲人，

急忙抬出，埋于浅土。被狗子乘热拖将出来，吃了一半。此乃陈喇虎作恶之报。却是陈福生不与打他的洪大寿为仇，反来报替他执命的族人，可见简尸一事，原非死的所愿。做官的人要晓得，若非万不得已，何苦做那极惨的勾当？倘若尸亲苦求免简，也该依他为是。至于假人命，一发不必说。必待审得人命逼真，然后行简定罪。只一先后之着，也保全得人家多了。而今说一个情愿自死，不肯简父尸的孝子，与看官每听一听。

父仇不报忍模糊，自有雄心托湛卢。

梟獍一诛身已绝，法官还用简尸无？

话说国朝万历年间，浙江金华府武义县有一个人，姓王，名良，是个儒家出身。有个族侄王俊，家道富厚，气岸凌人。专一放债取利，行凶剥民。就是族中支派，不论亲疏，但与他财利交关，锱铢必较，一些面情也没有的。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银二两，每年将束脩上利。积了四五年，还过他有两倍了。王良意思，道自家屋里，还到此地，可以相让；此后利钱，便不上紧了。王俊是放债人心性，那管你是叔父？道逐年还煞只是利银，本钱原根不动，利钱还须照常，岂算还过多寡？一日在一族长处会席，两下各持一说，争论起来。王俊有了酒意，做出财主的样式，支手舞脚的发挥。王良气不平，又自恃尊辈，喝道：“你如此气质，敢待打我么？”王俊道：“便打了，只是财主打了欠债的。”趁着酒性，那管尊卑，扑的一掌打过去。王良不提防的，一交跌倒。王俊索性赶上，拳头脚尖一齐来。族长道：“使不得！使不得！”忙来劝时，已打得不亦乐乎了。大凡酒德不好的人，酒性发了，也不认得甚么人，也不记得甚么事，但只是使他酒风，狼戾暴怒罢了，不管别人当不起的。当下一个族侄把个叔子打得七损八伤。族长劝不住，猛力解开，教人负了王良家去。王俊没个头主，没些意思，耀武扬威，一路吆吆喝喝，也走去了。

讷知王良打得伤重，次日身危。王良之子王世名，也是个读

书人。父亲将死之时，唤过吩咐道：“我为族子王俊毆死，此仇不可忘。”王世名痛哭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儿誓不与俱生人世。”王良点头而绝。王世名拊膺号恸，即具状到县间，告为杀父命事，将族长告做见人。县间准行，随出牌吊尸到官，伺候相简。王俊自知此事决裂，到不得官，苦央族长处息：任凭要银多少，总不计论；处得停妥，族长分外酬谢，自不必说。族长见有些油水，来劝王世名罢讼道：“父亲既死，不可复生。他家有的是财物，怎与他争得过？要他偿命，必要简尸。他使用了件作，将伤报轻了，命未必得偿，尸骸先吃这番狼籍，大不是算。依我说，乘他惧怕成讼之时，多要了他些，落得做了人家。大家保全得无事，未为非策。”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若是执命，无有不简尸之理。不论世情敌他不过，纵是偿得命来，伤残父骨。我心何忍？只存着报仇在心，拚得性命，那处不着了手？何必当官，拘着理法，先将父尸经这番惨酷？又三推六问，几年月日才正得典刑？不如目今权依了他们处法，诈痴佯呆，住了官司。且保全了父骨，别图再报。”回复族长道：“父亲委是冤死，但我贫家，不能与做头敌，只凭尊长所命罢了。”族长大喜，去对王俊说了。主张将王俊膏腴田三十亩，与王世名为殡葬父亲、养膳老母之费。王世名同母当官递个免简，族长随递个息词，永无翻悔，王世名一一依听了。来对母亲说道：“儿非见利忘仇。若非如此，父骨不保。儿所以权听其处分，使彼绝无疑心也。”世名之母，妇女见识，是做人家念头重的。见得了这些肥田，可以享受，也自甘心罢了。世名把这三十亩田所收花利，每岁藏贮封识，分毫不动。外边人不晓得备细，也有议论他得了田业、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与人辨明。王俊怀着鬼胎，到时常以礼来问候叔母。世名虽不受他礼物，却也像毫无嫌隙的，照常往来。有时撞着杯酒相会，笑语酬酢，略无介意。众人又多有笑他忘了父仇的。事已渐冷，径没人提起了。怎知世名日夜提心吊胆，时刻不

忘。悄地铸一利剑，镂下两个篆字，名曰“报仇”，出入必佩。请一个传真的，绘画父像，挂在斋中，就把自己之形，也图在上面，写他持剑侍立父侧。有人问道：“为何画作此形？”世名答道：“古人出必佩剑，故慕其风。别无他意。”有诗为证：

戴天不共敢忘仇？画笔常将心事留。

说与旁人浑不解，腰间宝剑自飕飕。

且说王世名日间对人嘻笑如常，每到归家，夜深人静，便抚心号恸。世名妻俞氏，晓得丈夫心不忘仇，每对他道：“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死君手，君岂能独生？”世名道：“为子死孝，吾之职分。只恐仇不得报耳；若得报，吾岂愿偷生耶？”俞氏道：“君能为孝子，妾亦能为节妇。”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难哩。”俞氏道：“君能为男子之事，安见妾身就学那男子不来？他日做出便见。”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罹仇难。娘子不以儿女之见相阻，却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见相成了。”夫妻各相爱重。五载之内，世名已得游泮，做了秀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儿。世名对俞氏道：“有此呱呱，王氏之脉不绝了。一向怀仇在心，隐忍不报者，正恐此身一死，斩绝先祀，所以不敢轻生做事。如今我死可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婴儿，此汝之责。我托付已过，我不能再顾了。”遂仗剑而出。也是王俊冤债相寻，合该有事。他新相处得一个妇人在乡间，每饭后不带仆从，独往相叙。世名打听在肚里，晓得在蝴蝶山下经过，先伏在那边僻处了。王俊果然摇摇摆摆，独自一人踱过岭来。世名正是：

恩人相见，分外眼明。

仇人相见，分外眼睁。

看得明白，飕的钻将过来，喝道：“还我父亲的命来！”王俊不提防的，吃了一惊，不及措手，已被世名劈头一剌。说时迟，那时快，王俊倒在地下挣扎，世名按倒，枭下首级。脱件衣服下来，包裹停当，带回家中。见了母亲，大哭拜道：“儿已报仇，头在

囊中。今当为父死，不得侍母膝下了。”拜罢，解出首级，到父灵位前拜告道：“仇人王俊之头，今在案前，望父阴灵不远。儿今赴官投死去也。”随即取了历年所收田租账目，左手持刀，右手提头，竟到武义县中出首。此日县中传开，说王秀才报父仇，杀了人，拿头首告，是个孝子。一传两，两传三，哄动了一个县城。但见：

人人竖发，个个伸眉。竖发的恨那数载含冤，伸眉的喜得今朝吐气。挨肩叠背，老人家挤坏了腰脊厉声呼；裸袖舒拳，小孩子踏伤了脚指号咷哭。任侠豪人齐拍掌，小心怯汉独惊魂。

王世名到了县堂，县门外喊发连天，何止万人挤塞。武义县陈大尹不知何事，慌忙出堂坐了，问其缘故。王世名把头与剑放下在阶前，跪禀道：“生员特来投死。”陈大尹道：“为何？”世名指着头道：“此世名族人王俊之头。世名父亲被此人打死，昔年告得有状。世名法该执命，要他抵偿。但不忍把父尸简验，所以只得隐忍。今世名不烦官法，手刃其人以报父仇，特来投到请死，乞正世名擅杀之罪。”大尹道：“汝父之事，闻和解已久，如何忽有此举？”世名道：“只为要保全父尸，先凭族长议处，将田三十亩养膳老母。世名一时含糊应承，所收花息，年年封贮，分毫不动。今既已杀却仇人，此项义不宜取；理当入官。写得有簿籍在此，伏乞验明。”大尹听罢，知是忠义之士，说道：“君行孝子之事，不可以文法相拘。但事干人命，须请详上司为主，县间未可擅便。且召保候详。王俊之头，先着其家领回候验。”看的人恐怕县官难为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他处分。见说申详上司，不拘禁他，方才散去。

陈大尹晓得众情如此，心里大加矜念，把申文多写得恳切。说先经王俊毆死王良是的，今王良之子世名报仇，杀了王俊，论来也是一命抵一命。但王世名不由官断，擅自杀人，也该有罪。

本人系是生员，特为申详断决。申文之外，又加上禀揭，替他周全，说：“孝义可敬，宜从轻典。”上司见了，也多叹羨。遂批与金华县汪大尹，会同武义审决这事。汪大尹访问端的，备知其情，一心要保全他性命。商量道：“须把王良之尸一简。若果然致命伤重，王俊原该抵偿，王世名杀人之罪就轻了。”会审之时，汪大尹如此倡言。王世名哭道：“当初专为不忍暴残父尸，故隐忍数年，情愿杀仇人而自死。岂有今日仇已死了，反为要脱自身，重简父尸之理？前日杀仇之日，即宜自杀。所以来造邑庭，正来受朝庭之法，非求免罪也。大人何不见谅如此？”汪大尹道：“若不简父尸，杀人罪之难以自解。”王世名道：“原不求解。望大人放归别母，即来就死。”汪大尹道：“君是孝子烈士，自来投到者，放归何妨？但事须断决。可归家与母妻再一商量。倘肯把父尸一简，我就好周全你了。此本县好意，不可错过。”王世名主意已定，只不应承。回来对母亲说汪大尹之意。母亲道：“你待如何？”王世名道：“岂有事到今日，反失了初心？儿久已拚着一死，今特来别母而去耳。”说罢，抱头大哭。妻俞氏在旁，也哭做了一团。俞氏道：“前日与君说过，君若死孝，妾亦当为夫而死。”王世名道：“我前日已把老母与婴儿相托于你。我今不得已而死，你与我事母养子，才是本等。我在九泉，亦可瞑目。从死之说，万万不可，切莫轻言。”俞氏道：“君向来留心报仇，誓必身死。别人不晓，独妾知之。所以再不阻君者，知君立志如此，君能捐生，妾亦不难相从，故尔听君行事。今事已至此，若欲到底完翁尸首，非死不可。妾岂可独生以负君乎？”世名道：“古人言：死易，立孤难。你若轻一死，孩子必绝乳哺，是绝我王家一脉。连我的死，也死得不正当了。你只与我保全孩子，便是你的大恩。”俞氏哭道：“既如此，为君姑忍三岁。三岁之后，孩子不须乳哺了。此时当从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正哀惨间，外边有二三十人喧嚷，是金华、武义两学中秀才，与王世名

曾往来相好的，乃汪、陈两令央他们来劝王秀才。还把前言来讲道：“两父母意见相同，只要轻兄之罪。必须得一简验，使仇罪应死，兄可得生。特使小弟辈来达知此意，与兄商量。依小弟辈愚见，尊翁之死，实出含冤，仇人本所宜抵。今若不从简验，兄须脱不得死罪。是以两命抵得他一命，尊翁之命，原为徒死。况子者，亲之遗体。不忍伤既死之骨，却枉残现在之体，亦非正道。何如勉从两父母之言，一简以白亲冤，以全遗体，未必非尊翁在天之灵所喜。惟兄熟思之。”王世名道：“诸兄皆是谬爱小弟，肝膈之言。两令君之意，弟非不感激。但小弟提着简尸二字，便心酸欲裂。容到县堂再面计之。”众秀才道：“两令之意，不过如此。兄今往一决，但得相从，事体便易了。弟辈同伴兄去相讲一遭。”王世名即进去拜了母亲四拜道：“从此不得再侍膝下了。”又拜妻俞氏两拜，托以老母幼子。大哭一场，噙泪而出。随同众友到县间来。

两个大尹正会在一处，专等诸生劝他的回话。只见王世名一同诸生到来，两大尹心里暗喜道：“想是肯从所议，故此同来也。”王世名身穿囚服，一见两大尹即称谢道：“多蒙两位大人曲欲全世名一命，世名心非木石，岂不知感恩？但世名所以隐忍数年，甘负不孝之罪于天地间，觐颜嘻笑者，正为不忍简尸一事。今欲全世名之命，复致残久安之骨，是世名不是报仇，明是自杀其父了。总是看得世名一死太重，故多此议论。世名已别过母妻，特来就死。惟求速赐正罪。”两大尹相顾持疑，诸生辈杂遝乱讲，世名只不改口。汪大尹假意作色道：“杀人者死。王俊既以殴死，致为人杀，论法自宜简所殴之尸有伤无伤，何必问尸亲愿简与不愿简？吾们只是依法行事罢了。”王世名见大尹执意不回，愤然道：“所以必欲简视，止为要见伤痕。便做道世名之父毫无伤，王俊实不宜杀，也不过世名一死当之，何必再简？今日之事，要动父亲尸骸必不能够；若要世名性命，只在顷刻可了，

决不偷生以负初心。”言毕，望县堂阶上一头撞去。眼见得世名被众人激得焦燥，用得力猛，早把颅骨撞碎，脑浆进出而死。

囹圄自可从容入，何必须臾赴九泉？

只为书生拘律法，反令孝子不回旋。

两大尹见王秀才如此决烈，又惊又惨，一时做声不得。两县学生一齐来看王秀才，见已无救，情义激发，哭声震天。对两大尹道：“王生如此死孝，真为难得。今其家惟老母、寡妻、幼子，身后之事，两位父母主张从厚，以维风化。”两大尹不觉垂泪道：“本欲相全，岂知其性烈如此！前日王生曾将当时处和之产，封识花息，当官交明，以示义不苟受。今当立一公案，以此项给其母妻，为终老之资，庶几两命相抵。独多着王良一死无着落，即以买和产业周其眷属，亦为得平。”诸生众口称是。两大尹随各捐俸金十两，诸生共认捐三十两，共成五十两，召王家亲人来将尸首领回，从厚治丧。两学生员，为文以祭之，云：

呜呼王生，父死不鸣。刃加仇颈，身即赴冥。欲全其

父，宁弃其生。一时之死，千秋之名。哀哉尚飨。

诸生读罢祭文，放声大哭。哭得山摇地动，闻之者无不泪流。哭罢，随请王家母妻拜见，面送赙仪。说道：“伯母、尊嫂宜趁此资物，出丧殡殓。”王母道：“谨领尊命，即当与儿媳商之。”俞氏哭道，“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死，未忍遽殡。尚欲停丧三年，尽妾身事生之礼。三年既满，然后议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诸生不知他甚么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后，但是亲戚来往，问及出柩者，俞氏俱以言阻说，必待三年。亲戚多道：“从来说入土为安，为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听，停丧在家。直至服满除灵，俞氏痛哭一场，自此绝食。旁人多不知道。不上十日，肚肠饥断，呜呼哀哉了。

学中诸生闻之，愈加希奇，齐来吊视。王母诉出媳妇坚贞之性，矢志从夫，三年之中，如同一日，使人不及提防，竟以身

殉，今只剩三岁孤儿与老身，可怜可怜。诸生闻言，恸哭不已，齐去禀知陈大尹。大尹惊叹道：“孝子节妇，出于一家，真可敬也。”即报各上司，先行奖恤，候抚按具题旌表。诸生及亲戚又义助含殓。告知王母，择日一同出柩。方知俞氏初时必欲守至三年，不肯先葬其夫者，专为等待自己双双同出也。远近闻之，人人称叹。巡按马御史奏闻于朝，下诏旌表其门曰“孝烈”，建坊褒荣。有《孝烈传志》行于世。

父死不忍简，自是人子心。怀仇数年余，始得伏斧砧。
岂肯自吝死，复将父骨侵？法吏拘文墨，枉效书生忱。
宁知侠烈士，一死无沉吟。彼妇激余风，三年蓄意深。
一朝及其期，地下遂相寻。似此孝与烈，堪为薄俗箴。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诗云：

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话说天下凡事，皆由前定。如近在目前，远不过数年，预先算得出，还不足为奇；尽有世间未曾有这样事，未曾生这个人，几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几千里外恰相凑着的，真令人梦想不到。可见数皆前定也。

且说宋时宣和年间，睢阳有一官人，姓刘，名桨，与孺人年皆四十外了。屡生子不育，惟剩得一幼女。刘官人到京师调官去了。这幼女在家，又得病而死，将出瘞埋。孺人看他出门，悲痛不胜，哭得发昏。倦坐椅上。只见一个高髻妇人走将进来道：“孺人何必如此悲哭？”孺人告诉他屡丧嗣息，止存幼女，今又天亡，官人又不在家这些苦楚。那妇人道：“孺人莫心焦，从此便该得贵子了。官人已有差遣，这几日内就归。归来时节，但往城西魏十二嫂处，与他寻一领旧衣服留着。待生子之后，借一个大银盒子，把衣裙铺着，将孩子安放盒内。略过少时，抱将出来。取他一个小名，或是合住，或是蒙住。即易长易养，再无损折了，可牢牢记取老身之言。”孺人妇道家心性，最喜欢听他的是这些说话。见话得有枝有叶，就问道：“姥姥何处来的，晓得这样事？”妇人道：“你不要管我来处去处，我怜你哭得悲切，又见你贵子将到，故教你个法儿，使你以后生育得实了。”孺人问：